

但她并没有走过来。她在等克拉拉，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男人是来找她的。

“您要找谁？”那个在铁丝网中间踱步的女看守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问。

“玛丝洛娃，”聂赫留朵夫好容易才说出口。

“玛丝洛娃，有人找你！”女看守叫道。

四十三

玛丝洛娃转过身，抬起头，挺起胸部，带着聂赫留朵夫所熟悉的温顺表情，走到铁栅栏跟前，从两个女犯中间挤过来，惊讶地盯着聂赫留朵夫，却没有认出他来。

不过，她从衣衫上看出他是个有钱人，就嫣然一笑。

“您找我吗？”她问，把她那张眼睛斜睨的笑盈盈的脸凑近铁栅栏。

“我想见见……”聂赫留朵夫不知道该用“您”还是“你”，但随即决定用“您”。他说话的声音并不比平时高。“我想见见您……我……”

“你别跟我罗唆了，”他旁边那个衣衫褴褛的男人叫道。“你到底拿过没有？”

“对你说，人都快死了，你还要什么？”对面有一个人嚷道。

玛丝洛娃听不清聂赫留朵夫在说些什么，但他说话时脸上的那副神情使她突然想起了他。但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不过，她的笑容消失了，眉头痛苦地皱起来。

“您说什么，我听不见，”她叫起来，眯细眼睛，眉头皱得更紧了。

“我来是……”

“对，我在做我该做的事，我在认罪，”聂赫留朵夫想。他一想到这里，眼泪就夺眶而出，喉咙也哽住了。他用手指抓住铁栅栏，说不下去，竭力控制住感情，免得哭出声来。

“对你说：你去管闲事干什么……”这边有人喝道。

“老天爷在上，我连知道也不知道，”那边有个女犯大声说。

玛丝洛娃看到聂赫留朵夫激动的神气，认出他来了。

“您好象是……但我不敢认，”玛丝洛娃眼睛不看他，叫道。她那涨红的脸突然变得阴沉了。

“我来是要请求你饶恕，”聂赫留朵夫大声说，但音调平得象背书一样。

他大声说出这句话，感到害臊，往四下里张望了一下。但他立刻想到，要是他觉得羞耻，那倒是好事，因为他是可耻的。于是他高声说下去：

“请你饶恕我，我在你面前是有罪的……”他又叫道。

她一动不动地站着，斜睨的目光盯住他不放。

他再也说不下去，就离开铁栅栏，竭力忍住翻腾着的泪水，不让自己哭出声来。

把聂赫留朵夫领到女监来的副典狱长，显然对他发生了兴趣，这时走了过来。他看见聂赫留朵夫不在铁栅栏旁边，就问他为什么不同他要探望的女犯谈话。聂赫留朵夫揉了揉鼻涕，提起精神，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，回答说：

“隔着铁栅栏没法说话，什么也听不见。”

副典狱长沉思了一下。

“嗯，好吧，把她带到这儿来一下也行。”

“马丽雅·卡尔洛夫娜！”他转身对女看守说。“把玛丝洛娃

带到外边来。”

过了一分钟，玛丝洛娃从边门走出来。她步履轻盈地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站住，皱着眉头看了他一眼。乌黑的髻发也象前天那样一圈圈飘在额上；苍白而微肿的脸有点病态，但很可爱，而且十分镇定；她那双乌黑发亮的斜睨眼睛在浮肿的眼皮下显得特别有神。

“可以在这里谈话，”副典狱长说完就走开了。

聂赫留朵夫走到靠墙的长凳旁边。

玛丝洛娃困惑地瞧了瞧副典狱长，然后仿佛感到惊讶，耸耸肩膀，跟着聂赫留朵夫走到长凳那儿，理了理裙子，在他旁边坐下。

“我知道要您饶恕我很困难，”聂赫留朵夫开口说，但又停住，觉得喉咙哽住了，“过去的事既已无法挽回，那么现在我愿尽最大的努力去做。您说说……”

“您是怎么找到我的？”她不理他的话，径自问。她那双斜睨的眼睛又象在瞧他，又象不在瞧他。

“上帝呀！你帮助我，教教我该怎么办！”聂赫留朵夫望着她那张变丑的脸，暗自说。

“前天您受审的时候，我在做陪审员。”他说。“您没有认出我来吧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认出来。我没有工夫认人。当时我根本没有看，”玛丝洛娃说。

“不是有过一个孩子吗？”聂赫留朵夫问，感到脸红了。

“赞美上帝，他当时就死了，”她气愤地简单回答，转过眼睛不去看他。

“真的吗？是怎么死的？”

“我当时自己病了，差一点也死掉，”玛丝洛娃说，没有抬起眼睛来。

“姑妈她们怎么会放您走的？”

“谁还会把一个怀孩子的女佣人留在家里呢？她们一发现这事，就把我赶出来了。说这些干什么呀！我什么都不记得，全都忘了。那事早完了。”

“不，没有完。我不能丢下不管。哪怕到今天我也要赎我的罪。”

“没有什么罪可赎的。过去的事都过去了，全完了，”玛丝洛娃说。接着，完全出乎他的意料，她忽然瞟了他一眼，又嫌恶又妖媚又可怜地微微一笑。

玛丝洛娃怎么也没想到会看见他，特别是在此时此地，因此最初一刹那，他的出现使她震惊，使她回想起她从不回想的往事。最初一刹那，她模模糊糊地想起那个充满感情和理想的新奇天地，这是那个热爱她并为她所热爱的迷人青年给她打开的。然后她想到了他那难以理解的残酷，想到了接二连三的屈辱和苦难，这都是紧接着那些醉人的幸福降临和由此而产生的。她感到痛苦，但她无法理解这事。她就照例把这些往事从头脑里驱除，竭力用堕落生活的特种迷雾把它遮住。此刻她就是这样做的。最初一刹那，她把坐在她面前的这个人同她一度爱过的那个青年联系起来，但接着觉得太痛苦了，就不再这样做。现在这个衣冠楚楚、脸色红润、胡子上洒过香水的老爷，对她来说，已不是她所爱过的那个聂赫留朵夫，而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。那种人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玩弄象她这样的女人，而象她这样的女人也总是要尽量从他们身上多弄到些好处。就因为这个缘故，她向他妖媚地笑了笑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考虑着怎样利用他弄

到些好处。

“那事早就完了，”她说。“如今我被判决，要去服苦役了。”

她说出这句悲痛的话，嘴唇都哆嗦了。

“我知道，我相信，您是没有罪的，”聂赫留朵夫说。

“我当然没有罪。我又不是小偷，又不是强盗。这儿大家都说，一切全在于律师，”她继续说。“大家都说应该上诉，可是得花很多钱……”

“是的，一定要上诉，”聂赫留朵夫说。“我已经找过律师了。”

“别舍不得花钱，得请一个好律师，”她说。

“我一定尽力去办。”

接着是一阵沉默。

她又象刚才那样微微一笑。

“我想请求您……给些钱，要是您答应的话。不多……只要十个卢布就行，”她突然说。

“行，行，”聂赫留朵夫窘态毕露地说，伸手去掏皮夹子。

她急促地瞅了一眼正在屋里踱步的副典狱长。

“当着他的面别给，等他走开了再给，要不然会被他拿走的。”

等副典狱长一转过身去，聂赫留朵夫就掏出皮夹子，但他还没来得及把十卢布钞票递给她，副典狱长又转过身来，脸对着他们。他把钞票团在手心里。

“这个女人已经丧失生命了，”他心里想，同时望着这张原来亲切可爱、如今饱经风霜的浮肿的脸，以及那双妖媚的乌黑发亮的斜睨眼睛——这双眼睛紧盯着副典狱长和聂赫留朵夫那只紧捏着钞票的手。他的内心刹那间发生了动摇。

昨晚迷惑过聂赫留朵夫的魔鬼，此刻又在他心里说话，又竭力阻止他思考该怎样行动，却让他去考虑他的行动会有什么后果，怎样才能对他有利。

“这个女人已经无可救药了，”魔鬼说，“你只会把石头吊在自己脖子上，活活淹死，再也不能做什么对别人有益的事了。给她一些钱，把你身边所有的钱全给她，同她分手，从此一刀两断，岂不更好？”他心里这样想。

不过，他同时又感到，他的心灵里此刻正要完成一种极其重大的变化，他的精神世界这会儿仿佛搁在不稳定的天平上，只要稍稍加一点力气，就会向这边或者那边倾斜。他花了一点力气，向昨天感到存在于心灵里的上帝呼救，果然上帝立刻响应他。他决定此刻把所有的话全向她说出来。

“卡秋莎！我来是要请求你的饶恕，可是你没有回答我，你是不是饶恕我，或者，什么时候能饶恕我，”他说，忽然对玛丝洛娃改称“你”了。

她没有听他说话，却一会儿瞧瞧他那只手，一会儿瞧瞧副典狱长。等副典狱长一转身，她连忙把手伸过去，抓住钞票，把它塞在腰带里。

“您的话真怪，”她鄙夷不屑地——他有这样的感觉——微笑着说。

聂赫留朵夫觉得她身上有一样东西，同他水火不相容，使她永远保持现在这种样子，并且不让他闯进她的内心世界。

不过，说也奇怪，这种情况不仅没有使他疏远她，反而产生一种特殊的新的力量，使他去同她接近。聂赫留朵夫觉得他应该在精神上唤醒她，这虽然极其困难，但正因为困难就格外吸引他。他现在对她的这种感情，是以前所不曾有过的，对任何人都

不曾有过，其中不带丝毫私心。他对她毫无所求，只希望她不要象现在这样，希望她能觉醒，能恢复她的本性。

“卡秋莎，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？你要明白，我是了解你的，我记得当时你在巴诺伏的样子……”

“何必提那些旧事，”她冷冷地说。

“我记起这些事是为了要改正错误，赎我的罪，卡秋莎，”聂赫留朵夫开了头，本来还想说他要同她结婚，但接触到她的目光，发觉其中有一种粗野可怕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色，他不敢开口了。

这时候，探监的人纷纷出去。副典狱长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，说探望的时间结束了。玛丝洛娃站起来，顺从地等待人家把她带回牢房。

“再见，我还有许多话要对您说，可是，您看，现在没时间了，”聂赫留朵夫说着伸出一只手。“我还要来的。”

“话好象都已说了……”

她伸出一只手，但是没有同他握。

“不，我要设法找个可以说话的地方再同您见面，我还有些非常重要的话要对您说，”聂赫留朵夫说。

“好的，那您就来吧，”她说，做出一种要讨男人喜欢的媚笑。

“您对我来说比妹妹还亲哪！”聂赫留朵夫说。

“真怪！”她又说了一遍，接着摇摇头，向铁栅栏那边走去。

四十四

第一次重逢的时候，聂赫留朵夫以为卡秋莎见到他，知道他要为她出力并且感到悔恨，一定会高兴，一定会感动，一定又会